

多餘者

一

「你到時候整理好這一週的報表不要放進檔案夾裡，記得放到我的辦公室桌上，還有去隔壁借一年前的資料，記住那些內容以便不時之需，而且那些資料也可以讓你更清楚公司的情況，還有下午我需要你幫我打一通電話到 C 課，幫我確認那裡的進度。我下午要出去一趟，如果進度比較快就打電話給我，如果我沒接，那就傳 Email 給我。」

下午的悶雷像摔在樓梯間的鐵鋁盒，已經開始下起濛濛細雨，但是悶熱的氣氛無法發揮，雨滴在大樓的玻璃開始起霧。我希望不要忘記某些事項，讓今天可以安然度過。雖然並不討厭這份工作，但是工作不會讓我有什麼特別的成就感，我甚至猜測自己對未來完成一千份、一萬份這樣的條列式工作，不會有什麼歡喜之處。又或者我在期許著別的什麼東西可以讓我脫離這一切。

一個早上我必須處理十幾份的資料，一份耗時十到二十分鐘，還要將他們按照編號整理排進抽屜櫃裡，在報名市政府開的資料處理班之前大概要花半小時才能夠解決一份，我每天晚上下班還要去上課，但是就像我先前所說的，這並沒有什麼成就感，就只是工作罷了。

突然間喀搭一聲，我聽到印表機卡紙的聲音，只好從位子上起身繞過一個位子的距離前去檢查那台機器。前幾天我被隔壁單位的主管找麻煩，他頂著白白黑黑的大鬍渣，說我借了資料亂放在他找不到的地方，浪費他寶貴的時間。如今我還要開始擔心這台快壞掉的印表機開始浪費我寶貴的時間，我蹲下推開印表機，轉到側面將蓋子挪開，找到那張已經被夾得歪七扭八的紙，整理好推回去原本位子不久後印表機才開始繼續運作。

雨已經大到開始拍打半開的窗戶了，風也胡亂地竄進來，讓我一時分心想起晚上還要陪媽媽去買菜的事情，看看時間，我必須加緊速度才行。

經過一個下午，事情總算處理完了，只剩寄給主管的信沒得到回覆。政府雇用的人正在對排水溝噴殺蟲劑，機器的運作聲響徹整個社區，馬路上一堆蟲子被薰得到處亂跑，為了躲避我也盡快跑向公車站。

上車入座後我感到嗅覺被殺蟲劑改變，不斷聞到藥味。「我想要死一死算了」車上空蕩蕩，只有前面兩位老女士正在交談。「唉呀！不要這樣想，都活到這個年紀了。」「我的先生小孩都不理我。」「你可以去上課阿。」「我坐不住，沒辦法，有時候我真的好想去死……死了算了。」公車又過了一座橋，來到捷運站，我排隊下車後正在等另一台公車。這裡的道路被建築物擠得像細線，但是四台公車會一次擠進狹小的公車站，再同時以爆炸的聲響加速離開。

我要去的地方只有一班公車會到達，但是發車時間不穩定，有時候可能要等二十分鐘左右。

在等公車的區域，有一個工人蹲在路邊把他的工具箱放在地上，並且對馬路小聲地自言自語，接著又斜眼看著工具箱，把手放在上面繼續碎語。突然間警笛響起，馬路對面的警察攔住一位上班族，他將機車停靠在路邊後，開始填寫資料。

媽媽在超市附近等我，我跟她很少見面，從小媽媽就有了另一個家庭，一開始我不願意見她，但是時日已久，我開始會幫媽媽買菜。

高中的時候聽說很多有著不完整家庭的經驗的人會去酒吧，會去刺青，或是穿一個耳洞來強迫自己長大，但是我什麼都沒做，還滯留在這裡，像一個僵硬的石灰色雕像。

下雨過後，天氣已經轉涼了。媽媽的臉面跟形象似乎在我心中都已經停留在國小以前了。可能是因為她總是只能對我採取僵硬的態度吧，我也不太能跟她有什麼互動，就是在這樣空閒的一個晚上陪她買菜，幫她搬回她的家裡。我在想，是不是他們那一代人都是這樣，硬梆梆的不好把話說開？

我也不是動物，在脫離母體四腳落地的時刻就可以無羈絆可言。社會像是影子一樣，一直存在著。在某些名冊上，我的名字被排列在他們旁邊，代表我是他們的家人，是比朋友還要更需要被一再提醒的存在，永久的存在。

這個問題又讓我想到了，「我是一個人嗎？我是一個人的誰嗎？」這個疑問代表著什麼。有時候我看著一切，看得有點出戲了，出了戲就失去某種動力，我是我嗎？我要怎麼回到那個消失的框架裡？就算我還在裡面，要如何面對那些叫醒我的事物。

「你有要買什麼嗎？弟弟是不是喜歡吃這種餅乾？」又回到熟悉的場景。媽媽拿著一罐家樂福的蜂蜜在貨架前跟我說話，「你是不是想買花雕雞麵？老是想買那些對身體不健康的，你看這一罐咖啡，這個牌子是不好的。」她再拿了貨架旁另一罐價位更高的更小瓶的，「你看這個碎塊呈現粒粒分明的樣子，這種是比較好的，另一罐這個不是一塊一塊的，粉粉的就是品質比較差的。」

賣場的主色系是白色，冰箱跟空調的聲音正在嗡嗡的響，白色瓷磚地板剛被機器拖過，地板上鋪著一層濕氣，濕氣在上面閃爍褪去，像是在跟旁邊的開放式冰櫃嘗試進行溝通。我提著已經裝到六分滿的購物籃，裡面三成是我喜歡吃的東西，其他是我媽為了她全家挑選的食材。到了轟隆作響的冷藏櫃前媽媽繼續說：「中華豆腐口感比較好，可惜她搞這個什麼有機的三盒要 48 塊，所以沒特價的時候我會選這個 26 塊的漢方豆腐，雖然口感沒有那麼好，但是還是好吃。」

嗯，嗯？嗯。我是一個兒子。我是一個兒子，我是一個兒子嗎？這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是我的媽媽吧？媽媽是什麼呢？看著眼前的女人跟電視上的媽媽形象有點重合。

這一區買完了，媽媽的背上跟我的手上都多了一袋子的食物，食物擠壓著

它們的塑膠包裝，在行走中製造聲響。我為了看自己喜歡的商品跟媽媽的腳步逐漸出現空隙，突然間人群擠進這一條貨架，我跟母親的距離越隔越遠，我發現自己走得越來越慢，但是我控制自己的腳，想要提升速度，我想要叫住她，但是母親的背影像是一扇不回應的大門，已經越過貨架的轉角。

四周嘈雜著，有一個家庭形成巨大的阻塞物擋在街道的正中間往我迎來，一對夫妻推著四方型的寬敞購物車，裡面放著一堆食品跟一個孩子坐在裡頭，還有另一個像衛星一樣繞著購物車奔跑的小孩，不管周圍的擁擠，咻一聲的呼嘯而過，因為他的鞋子剛買，鬆脫拍打地板發出啪搭叭搭的聲音。

「……媽！」我試著叫住已經在轉角邊緣的媽媽，但是聲音被周圍給蓋住了，四下嘈雜，面前的巨大家庭也有著強大的吵鬧聲。我只能拿起另一個不感興趣的商品，等待他們通過。

二

起床的時候被透過馬賽克玻璃的太陽照得非常刺眼，床感覺變得好高，揉完眼睛之後才能靠著雙手爬下床，我身處於一個很寬敞的房間，四周只是又厚又安靜的水泥牆，到處都是不熟悉的氣味。

走出房間一切都沒有動靜，只有透過窗戶照射進來的陽光在緩緩的移動。我對著發出聲響的廚房走去，走近之後看到一個不是媽媽的背影，是一個年長的女性正在洗碗，她好高，比媽媽還高，手上的綠筋是一條一條的。

我對她喊「媽媽呢？」她轉過頭，「唉呀，你醒啦。你媽媽回去了，你媽媽一早就回新店了，你要陪姑婆住在這裡半年。」我開始把眼睛裡的眼淚往外哭，雖然從來沒有停止哭泣，但是眼淚不像是流在我的臉上，而是像下雨時候的全罩式安全帽，全部留在外面。姑婆看到我難過的樣子，只是把手用力地朝洗手台甩一甩。

這棟房子很大，有四層樓，牆壁只是單調的水泥牆，到處都堆著舊物品，灰塵跟霉味讓人不想呼吸，地下室建在河堤旁，小門打開，外面有一條小溪。逛完一圈後我走回廚房，這個老姑婆已經把一疊碗盤洗完了，我問他這裡還有誰，她說這裡只有她跟躺在床上的老奶奶，還說三樓有一個比我大很多的哥哥，叫我去找他玩，我只好再從一樓的廚房爬到三樓，我連樓梯扶手都構不到，只好手腳並用一階一階的爬，直到靠近三樓才聽到一間房間裡用音響放著周杰倫的音樂，我轉開房間的門，裡面是一個年紀比我大很多的青少年，大概國中年紀。

「你在幹嘛？」他沒有回應，只是一直轉動手上的筆，邊跟著音響唱那些歌。「這裡是什麼地方，為什麼你也在這裡？」「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這裡叫平溪，我已經住在這裡很久了，如果你有什麼想要的東西就跟姑婆說，姑婆會帶你到市場去買，但是要走一個小時才會到。」說完他將音響關起來「我等下要出門找朋友，你要不要一起來？不然待在這裡會很無聊喔。」過了一會兒我才回過神答應。

在腳踏車的後坐，我問比我大九歲的阿明什麼時候才會到朋友家，「他家在隔壁村啦，要騎三十分鐘的山路。」才剛講完就遇到斜坡。「你下來，這裡車要用牽的。」阿明下車後腳踏車的手把在他肩膀的位置，很明顯這台車是給大人騎的，他牽車走上斜坡的時候要將腳用力擠進拖鞋裡才不會讓腳又給反作用力推出來。

經過一個坡又騎了十分鐘，阿明就算是平地剛起步也要整個人站起來抓緊車頭用力踩踏才能帶動整輛腳踏車，腳踏板被他踩得唧唧拐拐的叫，整台車也左搖右擺。

不久後他說他想尿尿，便把車牽到路邊對著路旁水溝開始尿尿，我看到他尿尿的樣子，我也脫下褲子在路邊尿尿。尿尿的時候我對著旁邊的他說還要多久才會到，他說因為載著我很多陡坡都要用走的，所以可能還要 30 分鐘左右。

重新跨上腳踏車後座，我必須等他抓緊手把穩定之後我才敢爬上去，太陽曬到我們兩個影子已經不見，我抓著他濕濡的衣服，濕膩的感覺傳到我的手心，腳踏車後座是簡陋的鐵架，我開始被凹凸不平的路面震的屁股開發疼「到底還要多久，你的腳踏車好難坐，而且我已經很累了。」我開始無理取鬧的大哭。

「我想要回家，我想回去新店找我媽媽。」他叫我別哭了，要我再忍耐一下就可以跟他朋友一起玩了，可是我哭得更厲害，「我不想花一個小時去你朋友家玩，我不想待在這裡。」我滿臉都是攪在一起的鼻涕跟眼淚。阿明他也開始後悔了「那你自己走回家好了。」說完他自己騎上自行車用力的繼續踏上坡道，留下我一個人山路上。

最後我花了半小時才走回去，看到客廳桌上有一支擺著的電話，我突然想起媽媽的手機號碼，對著數字鍵輸入媽媽的手機，有人接起來了，我開始大喊「媽媽！」電話另頭傳來的是一個陌生的聲音「喂，育成喔，你媽媽很忙，不要再打來了。」

三

之後我開始在這裡上幼稚園，早上學校路隊會經過我家門前會叫我名字，我是新來的同學，因為中午吃完飯就放學了，所以一直以來我都沒有熟人，大家下課就要回家幫忙，沒有人留在幼稚園玩耍。家裡除了阿明和姑婆之外還有一個老奶奶躺在床上聽佛經，她不會跟我說話，只會掐著佛珠呆呆地望著櫃子上的電視。

放學之後姑婆都會問我要不要陪她去市場買東西，說會買零食給我，但是其實我討厭這個姑婆，姑婆會吃一些奇怪的發酵食品，而且她早上都會對著陽台大力的拍打肚皮發出詭異的聲音，說這樣運動肚子就會消下去了。每次去菜市場都要走一個小時的路程，山上時常天氣變換，有時買完東西回來會下大

雨，有一次我的芋頭冰淇淋在回家路上因為姑婆慢吞吞的被雨淋成一碗水，讓我更討厭姑婆。

這裡附近有一個車站，時間久了無聊我就會走到那個車站的月台上看火車進站，火車進出站都會發出喀搭喀搭的聲音，我不太喜歡。車門開了又關，但是不太常有人走出車廂，月台只有我一個人坐在長板凳上。

我看著車廂，車廂裡面的人看起來都為了自己的事情在專注著，他們活在自己的生活裡，並不會注意到我，沒有火車進站的時間像是停止了一樣，沒有任何人想要出現在這個月台上，時間也不在我這裡。時間對我來說沒有意義，因為我和車廂裡的人不同，車廂裡的時間非常正常，大家都知道自己要去哪、做什麼，連在車廂裡的孩子都笑得開懷，他們的父母要帶著他們前往觀光風景區，去十分瀑布，而我只是永遠跟蚱蜢還有蝙蝠屎作伴的孤單小孩而已。

火車經過的時候整個軌道帶動所有的感官震動著，我等火車經過之後靠近軌道看那些鐵軌間的小石頭。

「喂，不要太靠近火車軌道。」火車站上開著一家小雜貨店，裡面的店員看著我。

「為什麼？觀光客去菁桐的時候都拿著天燈在軌道上拍照的阿。」

「這個村子除了你們這些怪異的小孩之外，什麼觀光客都沒有。」

「趕快回家吧，鐵道上沒什麼好玩的，上禮拜才一個國小生溺死在溪裡，現在你又在鐵道上東張西望。」他指的溪水就是我家地下室門口那條溪，很多小孩會在那條溪裡玩，孩子們總是那著家裡的各種容器去那個溪裡抓魚，大一點的孩子會成群游向深不見底的區域，以示自己的勇敢。

姑婆在地下室洗衣服的時候我問過她可不可以去溪裡面玩，姑婆低頭看著洗衣機說：「你會死掉哦，那條溪捲死過很多小孩。」講完之後她把手上一團衣服丟進洗衣機的漩渦裡，衣服被浸濕之後像屍體一樣在水裡滾著，發出拍打的聲音。

四

今天不用上學，姑婆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去市場買東西，出門前穿鞋的時候我也想起了媽媽，以前她會幫我把鞋子套上我的腳，讓我的手可以拿著我的玩具。我跑出門後回頭通常會看到媽媽緊跟上來，並且叫我不再跑了，但是現在回頭只看到躡手躡腳的姑婆，我問她有沒有記得帶錢，她忽悠悠的說「帶了帶了……」我好想回家，這裡連麥當勞都沒有，甚至沒有人在路邊賣雞蛋糕。走出巷子之後經過火車軌道，等火車一節節通過之後姑婆才跟上來。

後來我們走了一段路走到田埂上，早上下了雨，地上都是濕草味，姑婆開始走得更慢更慢了，田埂間的路凹凸不平，姑婆要平衡身體選擇平的路走，我在離她兩、三百公尺的地方看路邊的雜花雜草，這時候太陽開始變得模糊了，仔細看也看不清楚，周圍的空氣像停止流動一樣變得死氣沉沉的。

經過半小時總算到了市場，姑婆開始跟那些雜貨店的其他老人聊天，我則

是花十秒跑進了便利商店，便利商店有亮亮的招牌，食物的包裝也都亮亮的。我覺得老人很愚蠢，怎麼會想到雜貨店買那些舊東西，而且買完還要聊天三十分鐘的天。

我已經看完店裡所有糖果的包裝了，姑婆還沒聊完，她們正在用緩慢的速度討論炒飯要用哪種醬油。這時候一個穿著工作裝的技工進到便利商店，開始對放置印表機的角落做測量，一陣子之後他開始拆解一些東西，隨著聲音越來越大，店員靠近問候「大哥，你要把這個拿到外面去吧？」「對，等我測量完就要把這個舊的換掉，所以等下可能要幫我把門推開，我們再一起把這個機器搬出去。」不久後印表機被費力地搬到外面來等待回收，我的身高剛好可以按到面板上的每個按鍵，所以我就每個按鈕都按了一遍，機器沒有做動，我開心極了，所以又把按鍵再按一遍。

「育成！」有個聲音在市場口叫喚我，「你陪姑婆來買東西喔。」阿明騎著那台大人的腳踏車來市場，自從上次我哭著走回家，他就沒有再找我出去了，但是我們還是會一起看電視，晚上的平溪會變成鬼片裡的場景。

姑婆去睡之後我們可以看任何節目，那些殺人鬼片把屍體丟到山上的場景跟家裡附近好像。

「你要不要跟我去溪邊抓魚。」阿明的吊嘎跟腳踏車一樣又大又寬，他伸手從籃子裡拿起一個玻璃罐，罐子裡面的溪魚細細長長的，閃閃發光。我像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一樣，重新對著阿明點頭，並且坐上他的腳踏車。

溪裡面有三、四個小孩，年紀小的正在抓石縫的小魚，有一個跟阿明一樣年紀的在綠色深水裡游泳，另一個應該是他的弟弟，剛學會狗爬式追著他的哥哥往深水區游去，但是在進入深水區前還是放棄追上他哥哥，又趕快游回來。他的哥哥在深水區對他叫喊，並且用嘲笑的臉看著他「怎麼那麼笨阿」他哥哥大叫完輕鬆地用仰式划水。

不知道阿明是怎麼抓到那隻魚的，一靠近魚就在我眼前散開，一隻都抓不到。

中午的太陽熱熱辣辣的，曬得睜不開眼睛。我跟阿明走回河堤上再走進地下室的門準備回家吃飯，姑婆做了醬油炒飯，然後把早餐的豆腐乳從網罩裡拿出來，也擺在桌上。

吃飯的時候阿明說想要教我自由式，「自由式，那是什麼阿？」「剛剛那個在游泳的阿傑游的就是自由式，他是我同班同學，好像是班上最會游泳的。」「自由式是最快的，你只要學會，在水裡沒地方不能去。」「好阿，那你教我，等我回去台北，我要游給媽媽看。」

五

「弟弟不在嗎？」我打開鐵門後望著房裡問。「他今天要上學阿，你忘了他今年才剛上高中啊。」開門後房間裡傳來一聲重重的關門聲，客廳沙發上輻射著某種溫度，我走到沙發上坐下，將零碎的雜物放在桌上，頭靠滿整個椅頭，

看著天花板素樸的吊燈。

我只有國小跟國中住在這一段時間，其他時間都住在學校宿舍或親戚家裡。我只要離開這裡，我的薄床墊跟那些屬於我的痕跡便會消失，好像時間倒流一般，我的物品被自動收置在家裡的某處，以前活動過的空間會瞬間變成別的使用途，好像有人每分每秒跟在我後面劃界重組似的。

進廁所小便之後，我看著洗手台上的牙刷架。牙刷架上有一隻處在邊緣位子的牙刷，透明的黃綠色長柄，刷毛已經有點生黴菌，變得黃黃的。尿完尿之後洗了手，拿起那支牙刷本來想丟進垃圾桶，發呆了一陣子後，我決定把它放回原本的位子，刷毛的方向也調整回原本的樣子。

想起公車上那兩位無法解決事情的女士，我開始無助的微笑。媽媽把放在購物袋最底的蘿蔔放進冷藏庫後看向我問，「你今天要留下來吃嗎？」

「不用吧……」我假裝看著時鐘，並且尷尬地不讓眼皮往下眨。說完我拿起遙控器按下音量鍵，聲音從十格一路降至三格。「我自己回家再另外煮。」

轉到動物頻道，從小母親不希望我看沒有意義的頻道，所以我常常轉到科普或是動物頻道，這些頻道讓我看起來有坐在電視前的正當性。

電視裡一隻蜘蛛正在布置他的巢穴，蜘蛛為地穴做了一道門將自己家隱藏起來，正當我思考攝影團隊是如何拍到整個蜘蛛窩的時候，那隻蜘蛛將遊走在門口的蚱蜢用閃電的速度拖進家門開始享用。

臥室的木門被輕輕推開發出吱呀聲，她老公走出客廳打算拿桌上的指甲剪，我看似輕鬆的坐姿還是因為防備心而瓦解了。

回想起來，從平溪回到台北後，我並沒有游泳給媽媽看，吃完姑婆的炒飯之後陽光還是很刺眼，阿明講完那些自由式的好處跟訣竅之後，我興奮的邊把吞不下去的炒飯塞進嘴裡，邊想著學會之後怎麼跟同學炫耀。

飯廳離地下室只有一層樓，姑婆已經早早吃完去三樓看電視了，我們踩著興奮地步伐照原路從地下室跑出來，太陽還是好大，從河堤上看下去溪邊沒有任何人影，阿傑他們大概回去了吧？

繼續沿著河堤的石階往下走，在河岸的對面我們看到阿傑，他並不像剛才那樣活潑了，整個表情被某件事震懾住，我們隔著河看到他弟弟躺在河岸上，阿傑呆滯地看著他弟弟。

阿明發呆了五秒才把鞋子踢在岸上用自由式游往對岸，游到一半他回頭叫我繞路過去。我雖然不太知道發生什麼事，但是阿傑在對岸的樣子讓我心跳加快。我重新走回階梯，過了車站到橋上，阿明已經游到對岸。下了階梯我只看到他弟弟蒼白地躺著，阿傑看著我跟阿明，用哭泣已久的噓聲說：「拜託你們不要告訴別人，我以為我弟弟假裝溺水才沒有救他，被爸媽知道我會被打死。」他弟弟躺著臉已經蒼白，阿明試著叫他弟的名字，翻開他的眼皮，他的眼球直直地盯著劇烈的太陽，已經死了。

回到我的租屋處後看了一下電視才睡著，睡夢中我又見到阿明跟姑婆，還有幼稚園裡的那些小孩，起床後看了時鐘才五點。我對著無光的房間發呆，想起公車上那兩個老媽媽身旁貼著平溪的海報，上面寫著一些廣告文案，並且表示有便捷的新公車路線會開往平溪。

想起公司樓下貼的公告，今天也是噴殺蟲劑的日子，會有人穿著白色的防護衣，用形狀類似落葉吹風機的東西噴藥殺死那些蟲子，而那些殺蟲劑除了會殺死蟲子，也讓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也進入中毒狀態。打開手機看了昨天給老闆的信還未回覆，時間已經六點，我在刷牙的時候決定請假回去平溪一趟。

開上高速公路之後天還灰濛濛的，下高速公路經過暖暖，上山之後經過十分、望谷、嶺腳，山路蜿蜒崎嶇，但氣味還是十分熟悉。平溪已經變成外國遊客的觀光聖地，紀念品跟烤香腸的攤位一早就把攤車擺出來開始準備做生意，天燈的攤位也一籠一籠的把天燈晾在鐵架上擺出來，不久後我彎進熟悉的道路，車子已經無法再前進，只好下車往前走。

經過一座橋，水聲不斷在橋下響著，我看到那個軌道和月台，已經整修過，以前月台牆面上被青苔跟蝙蝠屎覆蓋的痕跡不見了，但是味道沒有變，月台上還是沒有人。再往前走幾步，看到了小時候住的地方，水泥色的外表添加了其他淺藍跟紅色的不同元素，門口有著木雕，招牌寫著 XX 民宿。自從姑婆沒辦法走路，他們就決定搬下山住了。附近的幼稚園也早就荒廢了，但是那些水泥動物雕像還在，我討厭這些雕像，它們的眼睛糊成一團，而且沒有任何用途。

我只好走回車站月台上發呆，這個車站連一扇門都沒有，只有一台悠遊卡刷卡機佇立在車站上，車站旁新開了一家雜貨店，店裡的人翹著腳看著電視，我只好坐下來等第一輛火車經過。

對著一排樹發呆一陣子之後火車終於從遠方發出聲音，「嗚—嗚—！」火車進站，感覺鳴笛聲可以響徹這整個小鎮，是我熟悉的聲音。

火車一直被月台前一整排松樹擋住，直到進入月台前才露臉，車廂看起來已經不是以前的深藍色了，車廂外觀的主要色系變成鐵銀色，車廂裡的人很少，幾乎是空的。看著空空的車廂，裡面的空調運轉著嗡嗡的響，沒有人從車廂下來。

不久後車掌從車廂探出頭望了一下將車門鎖起來，火車又重新起動，慢慢駛離這個車站。看著火車走了不久後我覺得我也該回去了，便開始走回那座橋，經過那些田，我站在高處往田裡看，只有蟲跟鳥稀稀疏疏的叫著。

停止注視那些田之後，我走回原路，到了停車的地方有兩三個觀光客拖著行李朝我走來，他們正討論著等下把行李放了之後要先坐火車到哪裡玩，其中一個旅客還興奮地將旅行箱又拖又甩，讓我只能在躲避後繞路走去。

走往我的車子正準備拿起鑰匙感應，突然發現後照鏡發現有一異物，一團蓬鬆的東西夾在車窗跟收起的後照鏡中間，我走近去看，發現是一隻斑鳩蒐集樹枝正在我的車上築巢，已經築出半個巢體，穩穩的卡在車窗跟後照鏡中間，

我一靠近它就趕緊拍著翅膀威嚇我不要接近，它的眼神很銳利，看來它已經覺得這裡是它的家了。

我退到那隻鳥不再警戒的地方看著我的車，它看起來很安穩的待在巢裡，我靜靜的盯著我的車再看看別的地方，這座停車場是用簡陋的石頭鋪成的，周遭被松柏圍起，蚊蟲開始叮咬我褲腳露出的皮膚，唯一可以坐著的石砌花台，被厚重的蘚苔包覆。我只能蹲在地上看著我的車子發呆，看看手錶，已經十點鐘了，太陽斜射讓我無法睜開眼睛，斑鳩安穩的坐在巢裡，樹蔭剛好為它遮住太陽。我不想驚擾牠，也不想將牠趕走，我甚至開始想怎麼搭公車回去。看來只剩我無家可歸了。